

赤石探长之 激情篇

[日]木村健一/著

踩在神经上取乐

CAIZAISHENG
JINGSHANGQULE

远方出版社

[日]木村健一／著

踩在神经上取乐

CAIZAISHENG
JINGSHANGQULE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踩在神经上取乐/木村健一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2

ISBN 7-80595-351-1

I. 踩… II. 木… III. 长篇小说-日本-当代 IV. 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085 号

踩在神经上取乐

木村健一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子王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0595-351-1/I·194

定价:18.80元

目 录

《踩在神经上取乐》

1. 神经上的寻欢者/1
2. 玩弄一点罪恶/54
3. 雄性法则/91
4. 血腥黑幕/148
5. 摇曳的粉红色之夜/178
6. 伤口上的艳事/218
7. 完美攻略/258
8. 怪 兽/296

神经上的寻欢者

飞抵羽田机场的定期航班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以前，羽田机场显得混乱不堪。

次田铃子在机场打了电话。

铃子手上拿着一大盒摄影胶卷。

这是一种 ERSA-64 胶卷，一种用于海事的专业摄影胶卷，在这一带，它只能送到东洋显象所去冲洗。

铃子打电话找的人不在。

她放下电话，向车站走去。

回到调度室自己的居处，已经是深夜了。这是一种小巧的出租住宅。十六平米，家里的门一直是紧锁的，室内显得很闷热，呛得人呼吸不畅。

铃子开始打扫房间。

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屋子打扫干净。

然后，她开始做晚饭，当然，这阵子吃晚饭显然是太晚了。铃子好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的事，这种感觉是怎么升起来的，连她也说不清楚，当她转过身来时，她惊得几乎大叫起来——一个陌生的男子，站在她的身后！

陌生的男人，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尊被拙劣的雕刻家雕出来的塑象。他的目光呆滞苦涩，而且那样阴沉，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强烈逼迫力。

铃子手上握着一把不锈钢的菜刀。此时，她紧紧地握住刀柄，紧张地注视着陌生男子，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随时准备挥刀向敢于对她有过分举动的男子劈去。

她很想高声大喊，可是不知为什么喊不出声来，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是那么急促激烈，手是那么触电似的发麻发抖，她吓得眼皮都不由自主地要闭上。

她警告自己不要太惊慌。

铃子漂亮的双目怒瞪着，这目光似乎也带着乞怜。

男子一个大步迈到铃子的面前，铃子吓得缩紧身子向后退去，她来不及想怎么办了，她举刀的手沉重得抬不起来！她把身体靠在厨房的洗碗池边，吃力地把菜刀举到胸前，护住胸口。

男子闪电般地飞起一脚，把铃子手中的菜刀踢掉，这个动作如此之快，真是眨眼之间，根本容不得铃子反应过来，菜刀已经当啷落地，尖头菜刀扎在木质的厨房地板上。

紧接着，男子挥手一拳，对准铃子娇美的身子击来，铃子毫无防备能力，她只剩下闭紧双眼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气力了。

巨大的、沉重的、迅猛的拳头，击中铃子的腹部。

铃子根本来不及感到疼痛，连一声都吭不出来就失去了知觉。

铃子醒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紧紧地捆绑着。腕部麻木得仿佛脱离了臂膀。身边的地板上散落着一卷挂轴画。

她蜷曲侧躺着，半边身子也是冰凉麻木的。她吃力地蠕动身子，想正过身子坐起来。

她头脑麻木地盯着画轴上的画，那上面是几杈枯枝，枝上停栖着几只小雀，这一定是一个严冬的中午，她看着画面，心里这么想道。

周围死一般的静，已经是深夜，原先是白日里可以听见的那些带着暖色调的喧哗，现在一点也没有，真叫人心里发寒。

铃子试着动了一下身子。她觉得自己的身子全支离破碎了一般。她想，她理所当然地会被那个雄性十足的粗莽汉子奸污一通的，这一点想法，使她身上为之一激凌。

她注意让自己感觉一下下体有舒适不适之感。没有，明显地没有什么特别异样的感觉，她想。她又用劲挪挪臀部，依然没有明显的异常感觉。

三角裤显然是完好无损的穿在身上，裙腰处也没有被扯袭的痕迹。她想，自己一定没有被玷污的。

铃子就这么蜷曲着，她无法做更大的挪动，因为除了双手，她的脚腕处也被紧紧绑住。行凶人没有把她的嘴塞上异物，她想现在只好呼救了，但夜那么深，那么静，她喊不出来。她真想喊，就是喊不出来。

即使是叫，现在也难得有人来救的，四下里一片死寂，给人一种无端的恐惧感，除了不敢叫，她还感到喊也没用。

铃子的头剧烈疼痛着，她明白，一定是作案人在她昏死后给她灌了药，量剂很大的催眠药，她一定被这个男子一通狠灌，她能想象到那个情景。

她看看挂在墙上的壁钟，时间不知又过了多久。被袭击

的时间将近九点。

被人谋杀？她这么想着，麻木的脑子想起事情来显得很吃力。什么人来谋杀她？为什么要谋杀她？这些事都无从想起。

一阵脚步声轻得象风一样传进她的耳边。铃子的警觉力又象惊弓之鸟般升腾起来！她吃惊地四下打量。

脚步声越来越强，越来越近！

铃子的心又猛然抽搐起来。

一个男子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铃子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晚间袭击了她的行凶者。她下意识地猛烈挣扎了几下。

这个男子脸上的肉象面包似的，可以说得上是一脸横肉，他的个头挺高，这一点，铃子刚才没有注意到。

男子没有说话，目光捉摸不定地走近铃子身边。铃子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屏息静气地等候着男子对她干点什么。

男子久久不说话，阴沉的目光，挪到了铃子的裙子上。铃子感到身上被一阵强烈的寒气袭击似的，顷刻之间，她几乎被这目光吓出了冷汗。男子的目光，钩子一般停在铃子的下体处。

铃子手脚上的绳子被解开了。

现在，她同那个男子面对面地坐着。

“你大概想问点什么吧。”男子低声地说。但口气显得很平静、从容。

“为什么？”铃子不知怎么回答男子的问题，她只好这样反问。

“你的丈夫……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男子的声调阴沉莫测。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把他抓走了？如果是这样，请把他放回来吧。”铃子说，“请你把他放了。”

“我是抓了你的丈夫。”男子说。

“请你放了他。”铃子觉得一阵透心的寒意。

“那要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男子说，“杀了他，或者放了他。”

男子说着，取出烟，点燃抽起来。

“我丈夫是在冲绳本岛西南约七十七里，东经 126 度 25 分，北纬 25 度 30 分的海域里发现了南海号，深度是 70 米，用深海摄影用的胶卷，可以拍摄沉船的情况，那个胶卷，在东洋显象所，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显象，我把它带回来了，保存在家里……我决不欺骗你。怎么样？难道不就是为了那个胶卷吗？真是这样的。请你们不要杀害他！”

“那个胶卷给你保存了？”

“嗯，我可以给你放一次，用我的那个录像机，这样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看都有些什么。”

“我要看的正是这些。”

“我保证不报告警察，请你放了我吧。”铃子恳求，“而且，务请你发发慈善之心，放我丈夫回来。”

“次田玄武是你先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必须要做一会儿我的女人，我也用不着拷打逼问你。到那边去吧。”

男子的表情象刚才那样，语气和目光都显得阴沉，不可

揣度而又不容置疑。

“把你上半身的穿的东西脱掉。”

说这话时,男人的话调稍微有了一点变化。

铃子目光呆滞地看着男子,她不想脱下衣服。但是她想,在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的面前,自己显得太无力了,如果她执意反抗,这个人会立即杀掉她的。她害怕死。

铃子上半身光裸着,一副春宫图摆在眼前。

“真漂亮呵,”男子的口气同刚才不大一样,“你的胸口真漂亮。”

铃子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铃子刚刚三十岁,她从来就对自己很自信。她光洁如玉的身子,居然要忍受如此粗俗丑陋的家伙的玩弄!铃子痛苦地紧闭双眼,心中发出哀号。

“不会让你马上就死掉的!”男子对铃子的表情很不满意,他口气阴沉地威胁道,双目紧盯着铃子的胸部。

“是的”铃子不敢大声吭气,顺从地说了一句,“我把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了……我听你的吩咐,我愿意为你效劳,请你不要伤害我……”

“好吧!”男子说。

“嗯……我丈夫对他父亲的神秘死亡,一直持有怀疑,他是从东京水产大学毕业的,他在海洋研究所当研究员,工作了一年多了。这是一所造就高级海洋方面研究人才的院所,我丈夫进海洋研究所的动机,我敢保证,他是想解开他父亲在海上死亡的原因才这么决定的。我丈夫的父亲次田郎佑,是在1992年被雇佣给南海号充任船长的,原来他一直在海上保安厅供职,担任南海号的船长两年后,也就是1994年,

这年的十月，南海号沉没了，他死了……南海号是为了到印度尼西亚进行贸易而遇海难的，次田郎佑虽然当时就死了，但那艘船上还有三个人活着，我丈夫后来知道，这三个幸免于难者，后来的命运并不更好一些，他们都因为交通事故或者钓鱼时被海浪冲走了。这些事都发生在两年之间，我丈夫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铃子的眼睛依然紧闭着。男子看着她因为呼吸而颤动不止的乳房，那是一片白色的肌体，非常有光泽。铃子裸露的上半身是非常动人的，男子带着莫测和贪婪，从脖颈开始，一点一点朝下看，他的目光中有一种令人可怕的东西。

铃子感到自己的嘴唇非常干燥，她觉得自己象是要被人宰杀的牺牲品一样无可奈何，她的脸上毫无血色，一片苍白，象白纸一般。

周围没有任何声响。

在寂静中，铃子伏在地上。

她全身赤裸，按照男子的命令，惊恐万状地脱光后，她感到自己的灵魂都被掏空了。

男子的手从铃子的背后摸向她的胯间，任意地抚弄着，以此为快。

趴在席子上的铃子一动不动，她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但她下定决心：不做任何反抗，听任他摆布。只要他不再威胁她的生命。

不管有多么难堪，她只能这么办，为了逃避一个男子的杀机，她只能这样。

“怎么样？你没有被侵犯的感觉吧？”

男子低声问道，口气显得那么不容置疑。

“没……有”

“铃子答道。

男子显出很自信的样子来。他的手在不停地抚弄着。

所有知道的事情，铃子真的都说出来了。

次田郎佑死的时候，她的丈夫才十五岁，父亲的遗体没有被捞上来，永远留在海底了，他没有留下什么巨额财产。什么也没有打捞上来。

南海号是一艘中型的货运船，它的仓体是三岛状的，吨位是八百吨，这艘船是到印度尼西亚去装载货物的，即使沉没了，也没有人会对它特别在意。

玄武对父亲的死始终抱有怀疑，母亲则更是如此，父亲原先在海上保安部第三管区当警备官，一天，他突然辞掉保安厅职务，到船上当雇佣船长，母亲对父亲此举惊讶，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辞掉体面的工作到一艘又破又旧的船上干这种苦差。

次田从来未说过在保安厅上干过事，他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父亲突然间就死掉了，这对母亲刺激极大。

玄武在这个问题上同母亲态度一样。

他赴摩纳哥深造，这是一所在海洋方面名声很大的学校。回来后，他开始调查南海号的海难事故，但此时，他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南海号有八位船员，有三名船员当时逃生了，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三人不久后都离奇死亡，实在费人猜详。

玄武在政府机关和海洋调查所工作。

对于日本海沟的调查，开始进行后，玄武跟上自己的老

师节森,乘坐的也是摩纳哥海洋学校的船,玄武被派到了节森的舰队上,因长节森非常了解他的事情,他决心不遗余力帮助调查南海号沉没位置。

他们终于查明了南海号的沉没位置。

玄武潜入水深七十米的海底,成功地进行了拍摄。

但玄武在海底陷入危险的境地,浮上来后,在同事们的帮助下,送到减压舱进行治疗,他是得上了深水反应症。

铃子拿到了胶卷后,别的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玄武不会让铃子知道得更多,除了在胶卷上有的全部东西。

男子似乎是表示同意,点了点头。

“你的屁股也很漂亮,”男子说,“是很漂亮。”

“是的……”铃子言不由衷地说。

男子把手伸向她继续抚摸。他让她匍匐在地上,任意动她。

铃子跪在这个男子面前。

男子站立着,铃子用嘴去亲吻男子,抚摸男子。

男子就这么默默地注视着跪着的她。

铃子尽力使他喜欢。

但支配着铃子是一片空白,她什么也不敢想,不会想,她只能这样,否则,他可以杀掉她,他支配她的一切。

她摸不清这个男子的秉性,他什么也没说。但铃子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残酷无情的人,他就这样粗野地夺走别人的妻子,把别人的女人,占为自己的奴隶。

这个男人有着十分强悍的体魄,他的四肢是如此有力,令人发怵。

也许,她想最终还是会被他杀害?

这个男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南海号沉没的事件?这其中有什么纠葛?南海号是在二十年前沉没的,这几乎是一个谜,一直悬着。但这其中似乎包藏着罪恶和犯罪,这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的,往往正是相反的。

男子见铃子的面后,一直问的都是这件事。

男子显然不想放过铃子,因为只要这样,理所当然的,铃子会去报案,警察会立即开始追捕这个凶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关于南海号的调查之谜就要破产了。

男子在内心中是想杀掉铃子的。

他把脸靠向她的下体,铃子低头舔着对方。

男子什么表情也没有。铃子感觉到,这个男子对她的凶意似乎越来越强。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男子命令似地问道,低头看着她,“我问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男子追问了一回。

“……我……我想,我要尽力地服侍你。”铃子顺从地说。

“是的,”男子的口气并不满意。他很想知道女方的心理。现在,只要他对她施加强力,她当然是他的奴隶。但男子似乎要让她自己表白一下心理。

女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她们在生理上顺从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男子想知道。

“你被男人任意玩弄的时候,心里高兴么?”男子故意这么问得一本正经。

“嗯……高兴……因为只要你喜欢……”铃子言不由衷地说。

“为什么？”男子问。

“嗯，因为……被强壮的男人……女人是……”铃子说不下去，但似乎意思很清楚。

“是吗？”

“请您不要顾虑，听便吧，您尽管请……”铃子说得很吃力。

她想让他高兴，她只求她会因此而被保留下一条性命来。

铃子对这种屈辱是可以忍受的。

“是不是要把你杀掉，我也不知道。我要看看胶卷上拍了什么，我将根据胶卷的内容，来处置发落你的丈夫，即使不把你丈夫杀掉，你们也不可以见面了，我要把你卖掉，至于卖到哪里去，我也没有想过，不过，最终，你，还有你的丈夫，都是会被杀掉的。”

“……”

“你抬起头来。”男子说。

铃子顺从地抬起头。

“坐起来！”

“是的。”

铃子坐起来，她显得无比温顺。

“趴下！”

在命令声中，铃子趴下了，男子站在她身后，狠狠地踢她的身体。

铃子心中升起了一阵阵的仇恨之火。不论怎么样，自己都将被杀掉，她感到自己太受侮辱了！

男人用慢慢的动作折磨她。

铃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男人开始舔铃子的阴部，他用手扒开她的阴唇，将整个舌头伸进去搅动。

铃子死去少来，她从未试过男人舔她的小穴，男人整个舌头伸了进去，将她的分泌物也带了出来。

她阴道里的淫水，似决堤般涌出。

男人一边舔，一边把略有咸味，臊味的淫水吞进肚里。

铃子拼命地抬高腰肢，让他舔得深入一点。

男人满口是白泡，他下边越舔就越发，那根黑柴已勃发，足有六寸长。

他猛地起身，用手握住自己的阴茎，对准铃子阴道，屁股运动，狠狠地就用力一捅！

“滋”的一声，男人的黑柴全部插了进去，只剩下胀鼓鼓的阴囊，堵在洞口！

“哎……求你……求你……”铃子痛得想推开他，可又不敢，但男人已经插入了阴户，深深地插了进去。

男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大力的抽出阳具，又再狠狠地插回进去！

那是九深一浅！

铃子不断呻吟，她心中不断咒骂“你这混蛋……去死吧……你去死……”

她只感到男人的粗狂，他一下插到底，插到她淫水直冒！

铃子咬紧牙关不叫出声来，而且神情像是极为痛苦似的。

但她的阴户就似有吸力一样，直扯他的龟头，一松一紧的，吮住他的龟头。

男人的精液在她有阴道内，像爆烟花似的射了进去，在她的子宫内散开。

她随着他做了夫妇之间才应该有的事情。

“你伤心什么？”男子问。

次田铃子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铃子赤着身子，呈大字形，被绑在床上。口里塞满了布团。

男人出去了几个小时。

现在已近中午时分。街上的声响不时地传进来，窗上的窗帘被拉下来了，什么也看不见。

铃子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她屈服于这个男人，受到长时期的折磨，听任这个要杀她和她丈夫的人的玩弄。她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个暴徒的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玩物。

男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玩她。而她，除了哭泣，什么也干不了。她还必须使男子满意，不得不时时去抱住他粗壮的身子。

她还同他一起进入淋浴间，然后被男人抱出来，放在床上。

她被男人用手铐绑起来了。不一会儿，男人的鼾声大作。

铃子想。床头那盏电灯，似乎可以利用，她想用它来砸这个睡着了男子的头。但无奈，她的手够不着。

铃子醒来之后，又把手伸向男子的胯间。

她抚摸着，它变得很小。在铃子的抚摸下，又渐渐变了。她知道自己的心里在哭泣，但她还必须毫不怠慢地做爱抚的